

史海钩沉

知味

## 清饽

◆ 张富国

与几位女性朋友聊天,谈及可嫁的男人,张岱居然名列榜首!她们个个独具慧眼,兰心蕙质,其中一位讲得很透彻:张岱好吃,但不贪恋山珍海味,独爱各地寻常方物,偏好修味觉,讨得口腹之欢。和张岱一起生活,吃遍天下美食,一跃成为高尚的引领者,谁能挡得住这样的诱惑呢?

明末清初的绍兴人张岱,自诩“越中清饽,莫过于余”,俨然美食界的精神贵族,生命活出了一道光,让人顿生高山仰止之心,成了美食主义的标杆。

作为国破家亡后的隐士,他的“性灵小品”攀至文学新高峰。《陶庵梦忆》中,他用“清饽”一词描绘自己的口味,远至北京、山西的干货,近至江南沿海的时鲜,也夹杂了鱼脯、火肉、红腐乳等小零食,各地特产60余种,无所不爱。“远则岁致之,近则月致之、日致之,耽耽逐逐,日为口腹谋”,确是吃客中的状元。这清饽,不是鱼肉填饱肚子,而是吃个味道,醉心风雅。

张岱还是个精致的鉴赏家。他的咏方物诗,俗物入诗,其雅入心。传统道家向来不为口腹之欲劳命,像火腿、皮蛋之类“累口腹”的物事,常常斥之大俗而不屑一顾。张岱则不然,他肯定人对物欲的追求,“凡为仁者,只在布帛、菽粟、饮食、日用之间”。他自编《老饕集》的食谱,有意为各地土特产作传写史。他笔下的西湖“花下藕”,“花气回根节,弯歪几臂长。雪腴岁月色,蜜润杂冰光。香可兄兰雪,甜堪子蔗霜。层层绣发茂,汉玉重甘黄”,开花时挖掘,藕眼扁的最甘香爽口。写毛笋,也拿花下藕作喻,“形如象牙,白如雪,嫩如莲藕,甜如蔗霜”,清香怡人。诗中的常物,仿佛画家笔下精致优美的静物写生,细致入微,美得栩栩如生。

既然清饽,就不能油腻。风雅的张岱,难免要玩点儿别致花样。他亲自养牛、挤牛奶,牛奶、豆粉掺和,做奶豆腐,或煎成酥做饼,或做成带骨饱螺。张岱说,这玩意儿叫作醃醃酥醃抱螺:冬天做牛奶凝酥,加上羊脂与蜜,一味甜品而已。他按照明朝《物理小识》的记载,提炼出凝酥,“少加羊脂,烘和蜜滴,旋水中,曰抱螺,皆寒月造。切菜煎一二片,去其腥”。面对潜心于清饽的张岱,我只能俯首鞠躬,暗叹自己不过俗厨、饿鬼之流。

明朝的饮食,富贵人精挑细选:宫廷讲究时令、中规中矩,官僚、商人则讲求排场,穷奢极欲。只有手头宽裕、满腹经纶的读书人,牢牢掌握美味的话语权,清鲜隽永,风雅有趣。“珊瑚同肉软,琥珀并脂明”,张岱大赞火腿,在明代很少见。更难得的,发现琐碎俗物的情趣、诗意,极大雅之词誉其美。精吃螃蟹,他“从以肥鸭牛乳酪,醉蚶如琥珀,以鸭汁煮白菜如玉版,果以谢橘,以凤栗,以凤菱,饮以玉壶冰,蔬以兵坑笋,饭以新余杭白,漱以兰雪茶”,只言片语中,不谙烹饪之法,非眼光独到、巧舌灵腕之人,哪能言及一二?

绍兴城的东阮竹庵有个井台,上书“禊泉”二字,井水又称“禊泉水”。张岱爱这井水,观其色,如秋月霜空,暝天为白;判断是不是禊泉水,“取水入口,第辨舌舐醇,过颊即空,若无水可咽者”。试茶,茶香发。绍兴有款名茶“日铸雪芽”,出自春秋末期越王勾践铸剑处,素为江南贡品、名品。而徽州产的松萝茶,口感更好,最终被替代。后来,张岱用禊泉水,加上茉莉花,泡“日铸雪芽”茶,研究出新品,“色如竹箨方解,绿粉初匀;又如山窗初曙,透纸凝芳。取清似白,倾向瓷瓷,真如百茎素兰同雪海并泻也”,得名“兰雪茶”。后来,把奶酪与兰雪茶勾兑,发明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奶茶,一时风靡绍兴,引得文人雅士争相购买。

张岱一生演绎品位二字:先是迷上弹琴,成立“丝社”,每月聚会三次,精研琴艺;随后,成立斗鸡社、蟹社、诗社、戏剧社,玩什么,都玩得精益求精。他亲笔撰写微文,看似随意,实则精妙,大受追捧;国破家颓后,隐居山林,务农养家、仰屋著书,参与县志编纂,修补忠烈事迹。玩物,并没有丧志,他几乎精通所有的艺术门类,集文雅之大成。

突然想到张岱的一句话,“大梦将醒,犹事雕虫”。梦境中想象着繁杂和琐碎,看似雕虫一样微小,却隐含治国理政的卓越才能。立于庙堂,追求内外圣王;放浪江湖,潇洒得不近人情,张岱便是最典型的一个,怪不得那么多美女认定,他可嫁!

诗路歌歌

## 这个季节

◆ 丁子

到了这个季节  
所有的风都会虔诚地低下头  
向一切辛劳和汗水致敬  
让沥沥淅淅的过往  
汇聚在每一粒果实  
月光依偎着秋日  
村头炊烟氤氲  
鸟鸣衔着老牛回家

被留在田间的稻草人  
随意捻拾起几粒落伍的谷粒  
装进丰收的最后一个包裹  
寄给远方想家的游子  
放在没有结尾的梦床边  
与都市之外的星辰  
共同接着梦中的故事  
弥补零碎的情节

天启二年(1622年),淇县南阳村的一位举人考中了进士,任行人司行人,负责传旨、册封、赏赐、慰问、赈济、军务、祭祀等多项事务。这就是后来官拜福建道监察御史、四川布政司右参议的孙徵兰。

年少时,孙徵兰常以诗酒为伴,志存高远,狂放不羁,自号为“清狂子”。考进士之前,当得知辽沈被后金攻陷时,一腔热血的他仰天长叹:“书生但有封侯骨,手挽天河水倒流。”可当他步入仕途,想着施展才华报效国家时,朝廷内东林党与“魏党”的争斗愈演愈烈,根本就不是干事创业的环境。如果趋炎附势投靠正占上风的一党,有可能得以提升或重用。这可无异于玩火,一旦另一党占了上风,自己岂不玩火自焚?一切玩完?《论语》中云:“天下无道则隐。”思来想去,他最后决定,采取明哲保身的中立策略,绝不陷入党争之中。他的字为睡足,号为睡仙。大概从此时开始,他在明熹宗为帝的几年里,保持了一种不争不斗、隔岸观火,做好本职工作的“睡”的状态。当然这种“睡”不是真睡,而是假睡,他的内心,时刻都清醒着。好在他的本职工作经常出差外地,为他不入党争的策略提供了客观条件。入仕两年后,他又请假离京,沉醉于游山玩水、吟诗作文中。半年后,方才带着厚厚的诗文稿回到京城,并先后有几部诗集问世。

朱由检即位后,雷厉风行地铲除了魏忠贤及其党羽,使朝野上下为之一振。在此背景下,孙徵兰终于从“睡”的状态中醒来,如



江上春山横绝壁(国画) 袁士珍

荐书架

## 《我的艺术清单》:写给大家的艺术通识课

◆ 樊晓哲

《我的艺术清单》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综艺频道的一档文艺访谈节目,主持人是著名的央视当家花旦朱迅,受邀嘉宾是节目组从科学、教育、医疗、经济、体育、艺术等各个领域遴选的领军人物,比如体育明星邓亚萍、文艺家王蒙、作家冯骥才、钢琴演奏家郎朗等。每一位嘉宾会在节目中给大家分享影响自己的艺术作品,也同时分享艺术与个人人生经历的奇妙关系。这给《我的艺术清单》的观众提供了丰富的共享内容,一边了解嘉宾,一边也了解了嘉宾推荐的艺术作品。

日前,《我的艺术清单》已经由电视节目转换为文字图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以同名书的形式与大家见面。分为两辑出版的《我的艺术清单》《我的艺术清单2》保留了节目中最为核心的分享内容,并将访谈对话依照艺术作品的特点,做了分层的集中梳理,从而使嘉宾的分享更为凝练。另外,在对节目内容加工整理的基础上,图书内容呈现也做了精心设计,贴心地增加了每一个艺术作品的科普介绍,既是对嘉宾分享内容的一个预热功课,也方便读者分类检索。更为可贵的是,作为《我的艺术清单》的节目

立冬将至,枇杷树却选择了在此时开花,“枇杷”两个字一出口,就好像有叮叮咚咚的音乐声流出。有人说此树因叶如琵琶而得名。

“琵琶弦上说相思。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因了这词句,我私自在枇杷树上附加了一些相思之意。

上学时读到归有光的《项脊轩志》,他在文中写道:“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这一句平平的叙述,读来却让人唏嘘不已,寥寥数字,已道尽物是人非阴阳两隔的悲怆苍凉!

从外形上看,枇杷树算不上好看,叶子硬硬的,长椭圆形,暗绿色,一种老旧的颜色,然而她自有其独特之处:她选择的花期是在众芳摇落之后的十月份一直到冰凌飞挂的来年正月,春天来临,别的树发芽开花,她已是果实累累,春末夏初,她的果已经金黄成熟了,从深秋到冬到春到夏,枇杷果经历了四季,一颗果实集四季之气,承四时精华,太有个性了!

十月份,毛茸茸褐黄色的花梗上冒出铁锈般颜色的花苞来,花苞慢慢绽开,薄而小的浅黄色花片伸出来,怯怯地打量着已经初冬的天空,花朵密密地挤在一起,花色太浅,并不引人注意,但花香很浓郁,从树下走过,有时就有幽幽的香气飘过来,你疑心是桂花的

## 清醒的“睡仙”

◆ 韩峰

《论语》中所云:“天下有道则见。”他满腔热忱地投入到工作中,并逐渐得到了崇祯帝的信任,不久升为监察御史,侍奉在皇帝身边,为皇帝谏言献策,议定国事。

在这个掌管监察百官、巡视郡县、纠正刑狱等权力的重要岗位上,面对驿递官员贪腐等弊端和一些不作为、不称职的官员,他毫不留情,直言上书。

驿递本来是传递文书和迎送大小官员的机构,可有不少人利用手中的职权,将驿站的公私私用,将层层扒皮所剩无几的驿站经费,或化作己有,或挪作他用。有的官员到来,却要享受与自己级别不符的高等级服务,而高等级服务需要的钱多,驿站负担不起,又不敢得罪这些官员,就向地方官要钱,地方官就向老百姓摊派,久而久之,弄得百姓叫苦连天,甚至到了卖儿鬻女的地步。孙徵兰将此情上书朝廷,崇祯帝即让户、兵二部严肃处理。

当陕西大量农民军涌入山西烧杀抢掠、百姓苦不堪言时,孙徵兰弹劾山西巡抚仙克谨,没有及早将陕西农民军这股火扑灭,以致这股火越烧越大,酿成大祸。如此这般,仙克谨没有恪尽职守,不称职。崇祯帝批示道:“以克谨玩寇疏防,命削职听勘。”

明代的分巡道,一般由按察司的副使、金事充任,监察责任区的司法、治安等。孙徵兰认为,河东、冀南的混乱局面及造成百姓苦难的严重状况,与河东分巡道杨国柱、冀南分巡道王新用人不当、工作不力,有直接的关系,于

是,向朝廷上书,撤掉杨国柱和王新的官职,换有胆有识之人。此事也得到了崇祯帝的赞同。

相传,孙徵兰还不畏权势,弹劾罪大恶极的国丈,将其推上了断头台。

孙徵兰屡屡的直言上书弹劾,难免牵连、得罪到一些高官和权贵,这些高官和权贵肯定也会在皇帝面前进谗言。崇祯五年(1632年),孙徵兰从福建道监察御史的岗位被调任四川布政司右参议,后来又任职上川南道(今四川、西藏部分地区)。一到任,他面对的是猖獗的江匪和由江匪带来的治安混乱,尤其是水上交通,毫无安全所言,给百姓的生命财产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孙徵兰将打击匪寇放在首位,有效地打击了匪寇的嚣张气焰,保障了水上交通的安全顺畅和百姓生命财产的安全。后来,当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各路农民军进入四川时,与孙徵兰同年进士、对孙徵兰的才干颇为赏识的四川巡抚刘汉儒,特请孙徵兰监军一方。果然,孙徵兰不负重任,立即整训军队,严明军纪,提高部队的作战能力。在他的亲自指挥下,熟用兵法,一次次地出奇制胜,确保了一方平安。在邛州、峨眉之战中,对手闻知孙徵兰的威名,竟望风披靡,或投降,或被斩首,使三巴(巴郡、巴东、巴西)得以平定,并开疆100余里。崇祯闻报,特给予孙徵兰嘉奖。

明朝灭亡后,孙徵兰心灰意冷,郁郁回到了故乡淇县。虽然后来可为清朝之臣,但他的心中只有大明,绝不做“贰臣”,仍怀着反清复明的梦想。回到故乡后,他曾抱着这种梦

百姓记事

## 小镇的秋天

◆ 刘文方

当我穿着洗得发白的牛仔裤,走过古老小街的梧桐树下时,一片发黄的树叶打着旋,柄端恰巧落入左腿膝盖处的破洞里。顺手揪下它,丢在一旁。

突然觉得,这件十多年前的衣服和这片梧桐树叶一样,尽管当年再怎么时尚、洁净卫生,再怎么喜欢穿,但也绕不过时令的揉搓,正如20多年来组合柜里放的旧衣物,再有纪念意义,但恍惚间也是进入了秋。

街头上,存在了许多年的店铺前,有的支起一桌麻将,几个中年妇女正悠悠地搓着麻将;有的坐在桌子边做着手工或扎着十字绣,还有几个坐在店门口的椅子上,一边大声刷着抖音,一边傻乎乎地笑着。那个小街头,那棵生长了40多年的梧桐树下,那个补鞋的老人,一边慢慢地做着活计,一边同身旁的人不紧不慢、乐呵呵地说着话。

走过菜市场时,五六个三轮车和架子车四平八稳地停在那里。有人坐在马扎上,戴着老花镜翻看着发黄的书;还有几个席地而坐,打着扑克牌。偶尔,有顾客走近时,他们只是抬起慵懒的双眼,随口问了一句。要不要,自己菜园里种的?

也有几个店铺里,走出三两个人来,悠悠地踱着步子,抬头看了看天,往街道上瞄几眼。还有几个凑在一起,东看老鸱西看雁,胡乱瞎说着。

小巷深处的院墙上,有一户人家墙头上长着一片梅豆角,一嘟噜一嘟噜的扁平白豆角在绿叶里分外抢眼。还有一家门口的电线上,扯满了青绿色的丝瓜穗,金黄色的花开了,十多个长长的丝瓜在那里荡着秋千,闹嚷嚷的。有两家的院墙和平房上,爬上了南瓜和葫芦。郁郁葱葱的绿藤蔓中,几个金黄色南瓜蛋。青褐色的小葫芦像依偎在母亲长衣襟下的小孩子,用头拱着,挣扎着露出半张脸来。小巷深处有一家古老的大瓦屋,灰瓦上有不少粉红色的瓦松开出了红色的小花,有几只小麻雀在上面叽叽喳喳来回蹦跳着。小街西头的关帝庙前,破烂的大殿门口,有几缕青烟升起,恰似当年那个书声琅琅校园中的炊烟。

我一直走在路上,徘徊在这个悠悠的

想,在城西30里的南太行山的一座孤峰上屯兵练兵,可惜,这种梦想在大清王朝的兴起中破灭了。如今,历经岁月风雨磨蚀的残存的石头寨墙、寨门、门墩、水槽、石臼,似乎在用亲身的经历向人们讲述着远去的历史。孤峰的绝壁上,仍清晰可见他为此峰的题名:“印月峰皇明御史孙睡仙书”,明显露出他的拳拳之心。

孙徵兰还寄情于故乡壮美秀丽的山水间。在南太行灵山寺后面的崖壁上,他留下了“山卓碧云插汉,泉淙绿玉飞花。三仁六七贤圣,灵杰千古同嘉”的诗篇;在云梦山水洞口的石壁上,留下了“天开道眼,山透玄心”的题记,并留下了《山洞偶笔》二首:“其一:盘古凿开混沌,斜穿山腹作仙心。我来洞代仙开口,心似山空古在今。其二:洞为仙人万古留,泉淙山麓带云流。乘云愿洒泉为雨,飞涧润浮四百州。”在《淇县胜概》一诗中,他更是满怀对故乡的爱,将故乡的淇水、太行、朝歌殷墟、摘星台、古灵山、朝阳山、青岩山(又名云梦山)等胜景跃然纸上:“河山时敞夹殷墟,骑徒星台顿胜余。灵涧千回盘曲曲,阳山一叶插天虚。清流岩际方壶出,慕人园中君子如。枕畔沧浪清漱骨,衡门人卧老龙乎。”

孙徵兰曾有《栩栩草》《香国楼诗集》等多部诗集问世,为后世留下的1100多篇诗文收录在《孙徵兰诗文集》中。这些诗文,饱含着他的喜怒哀乐,饱含着他的大江东去的慷慨激昂,饱含着他的小桥流水的闲情逸致,也彰显着他能文能武的才华。

小镇的街头巷尾。走到小街的临河大道时,眼前又闪现出了当年河边的那一排老柳树,河对岸那一望无际的白净沙滩。往东看,十几丛芭茅林;往西看,是一丛丛的鬼柳;往南看一片大树林一直长到南山。

学校的电铃响了起来,校门口挤满了接学生的家长。小汽车、电动车在逼仄的街道上龟行。有几个碰到了熟人,随意地把汽车停在马路边,按下玻璃和骑电动车的拉起了家常。小街南巷,那个八九十岁须发皆白的老头子牵着痴呆的老婆婆,在夕阳中慢慢地往家走去。慢慢悠悠的小镇,懒懒散散的人群在夕阳的余晖中来来回回。

夜幕降临,澧河岸边,南山脚下,三三两两的人们边走边聊。广场上,发光的玩具车又带来了孩子们快乐的嬉戏声。音乐声中,精力过剩的广场舞大妈们在伸着胳膊,扭着腰、吊着臀、耸着肩,试图把一天的疲劳和不开心抖出去,踩在脚下。澧河岸边的烧烤摊上,三三两两围着桌子坐的人慢条斯理地推着烤串,细细品尝着,时不时喝一口小酒,一河两岸的灯光倒映在河面上,一阵微风吹过,水里的灯光晃晃悠悠起来……

春去秋来,仿佛一瞬间。我在小镇上已经生活30多年了,在这里求学,在这里成家,在这里工作,在这里有我的喜怒哀乐,在这里我由一个懵懂少年到了知天命的年纪。走在街头,哪怕闭着眼睛,我也足以凭着感觉走过它的大街小巷,拐进每一家熟悉的店铺,听声辨人。张家的大爷,李家的大婶,王家的媳妇,赵家的姑娘,谁家的姑娘出嫁了,谁家的小伙娶了媳妇儿……慢时光里的小镇踱着步子,如一个淑女,尽管脚下一步四指,但仿佛也就一下子步入了秋。“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需要记住的还有很多,“忽有故人心上过,回首山河已是秋。”秋来了,一颗心沉静丰盈起来。

几十年来,有人走了,有人来了,有人走了,又有人永久地离开了。这个存在了数百年的小镇,慢慢地往前走,安静的时光慢慢地缓缓地向我流去,正如小镇上的澧河,千百年来不间断地流着,带着光阴,带着慢时光里小镇的故事。

诗中的女校书,即蜀中才女薛涛,薛涛在与元镇一段刻骨之恋后退居碧鸡坊,居所旁多植枇杷树,我一直想:为什么薛涛这样美丽多情的女子会种枇杷树呢?它的花浅淡不起眼,是不是因为枇杷花开放时间的独特让薛涛所钟爱呢?她的特立独行、个性鲜明倒也枇杷有相似之处!

“古井冷斜阳,问几树枇杷,何处是校书门巷”,如今的成都有多处纪念薛涛的地方,几年前我去过成都,也在望江公园的茂林修竹下喝茶品茶,锦江水悠悠流过,望江楼古雅端庄,枇杷门巷幽深安静,这些似乎都弥漫着薛涛留下的诗意。

如果我有一个院子,肯定也会种几棵枇杷树的,冬天闻着花香,夏天醉酒时摘一盘子金黄的枇杷解酒。何等快哉!我也羡慕明朝那个叫刘有光的人,他在怀念妻子时有一棵亭亭如盖的枇杷树可以寄托情思。当然了,唐朝那个叫薛涛的女子,当我坐在成都望江楼公园的竹林下喝茶时,我是多么希望隔着你的木雕花窗和我望向的是同一棵开花的枇杷树!我们隔着千年的时光被同一个字所困,这是多么奇妙的感觉,其中味道,不知如何为人道也!

没有人说过枇杷树和相思有什么关系,可我为何就感觉到了一点相思的味道呢?

人与自然

## 枇杷树上寄相思

◆ 陈玉峰

香味,然而比桂花的香味多了一股冷幽,从凉爽的空气中飘来,有了几丝梅的冷傲之气。后来蜜蜂就来了,它们三个五个零零星星浮在花朵上,大冷天的蜜蜂也不似春夏时那么活泼灵动,它们慢吞吞挪动身子,有种暮年的迟钝。我对它们生出怜悯来。

下雪了,天地寥廓,此时,枇杷花仍是开着的,两个多月来,一些花在萎谢,另一些花在开放,此起彼伏不见间断,给人的感觉是花一直在,从不曾落过。大雪之后的枇杷花被一层薄薄的冰包裹着,透明的,更有梅花的神韵了,太阳一出来,被薄冰敷面的花朵闪着晶莹剔透的光,此时仍有蜜蜂在,我十分诧异,这么冷的天这些蜜蜂为什么还在?我担心它们冻僵的腿抓不住花朵掉落下来。

春节之后,乍暖还寒,枇杷树硬绿的叶子下结了一簇簇青色的小枇杷果,果子慢慢地长,不慌不忙,学生照样每天在她身边听课读书跑操,日子每一天似乎都一样,然而枇杷果

是不一样的,它们在长大,在变黄,一直到麦子成熟时,它们的皮肤变成亮亮的黄色,它们成熟了。

满树黄灿灿的,累累缀缀,圆润饱满的枇杷果把树枝压低下来,无须梯子,只需踮起脚尖拉弯一枝下来,随便几枝就能摘下一塑料袋的果子来。

枇杷果肉少,却是极好的止咳食物,家有小儿咳嗽,把枇杷肉用蜂蜜腌了食用效果好,药店有枇杷止咳糖浆效果一样的好。不过,古人可能是喜食枇杷果的,宋人戴复古有一句诗云:“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枇杷一树金。”我疑心他们是把枇杷果当解酒物了,酸甜的味道酒后食用最是爽吧?

古代写枇杷的诗很多,唐代王建有一首《寄蜀中薛涛校书》,诗云:“万里桥边女校书,枇杷花下闭门居。扫眉才子知多少,管领春风总不如。”我喜欢这首诗,因为这诗里有故事,而且是一个美丽多才的女诗人的故事。